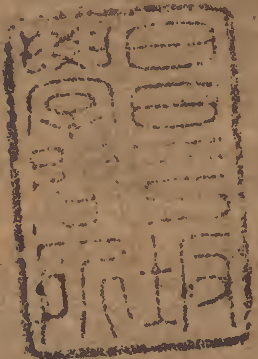


三魚堂四書大全

庸下



					漢書門
一	八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七函	四九		漢
一六架	一五		書
	八〇		類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50
冊數	18	(5)
函號	277	150



中庸大章句下 三魚堂讀本

淺草文庫

大章句下
中庸大章句下
葉公問政
葉公問政
葉公問政
葉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方版也策簡也 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

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巳通考黃氏洵饒曰木曰板竹曰籥板大簡小大事書於木板小事書於竹簡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附蒙引其

中庸大章句下

入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等君臣也。如成康時，以成康爲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召爲臣，文武之臣也。宣王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便是文武之臣也。○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淺說：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無忠則做怨不出來。故文武之政，不外乎九經。而九經以脩身爲首，能脩身則能敬大臣，體羣臣，而君臣皆得其人矣。是人存政舉之意，自具於九經之中。蓋未有元首不明，股肱不良，而庶事自康者也。然人存之人，雖兼言君臣，而大君一人又其人之最重者。蓋必有是君，而後有是臣也。故章內備言人君脩身之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若至矣盡矣。

矣。而又有所謂誠身明善焉。又有所謂擇善固執焉。又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焉。其詞若重復而多端，其意實並行而不悖。今貫而約之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八有私欲之累，故於達道有違，而身不脩也。脩身者，靜存動察，使心之所存，所發，純乎天理，而無一物之雜，一息之閒，而慈愛懇惻之意，常周流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處之無不得其當也。此之謂脩身。而大學之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者，皆兼之矣。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若夫知人知天者，則智之所先，而學問思辨，則所以擇善而爲智也。事親者，乃仁身之本，而篤行，則所以固執爲仁也。言仁則該誠與敬，而身之脩也，有其實矣。是脩身惟在乎仁以行之也。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智也，勇也。如終成就此仁者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脩道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

去聲下同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

政舉其易如此

顏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

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子言者天下之達道也

史氏伯璿曰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

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

上聲也

此句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

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皆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言

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

三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

賢然使吾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

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

無不舉矣

問仁亦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

中庸大全卷下
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未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眾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其玩之則可見

矣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曰為政後曰在人文勢正自不同為政必有主其為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為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為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為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入便是在人之入脩身之身便是以自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存疑政則政舉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人存一人字內○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推○蒙引仁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二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但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

字兼心之德。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為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言之。○存疑章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當與下文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參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個惻怛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脩道以仁這仁就愛之理邊說是箇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箇相親相愛之意。豈成箇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葛反慈愛之意。

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

○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渾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字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者極力稱贊。以為深得章句之意思。愚則以為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

宜者分別彼列反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

斯二者而已。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

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

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殺三年。與期功。總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通考黃氏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為仁之本。○仁是親親。○脩身繼以親親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備於此矣。○仁者人也。合言之道同。○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為務。義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經知人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及一事之仁也。○附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

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存疑人形而下者也。以仁訓人可乎。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即我之仁也。以仁訓人。不亦切乎。○蒙引。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義禮意却不重。重在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也。○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端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文却解親親

中庸卷之五
六
爲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存疑既說脩道以仁又說親親爲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脩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爲大是其切要處又在於親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故仁以脩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密處也○蒙引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類○存疑說仁了又說箇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箇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纔說親親尊賢又忽說箇禮所生是爲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卽是這禮字禮卽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纔說仁義却說箇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此聖人造化之筆也在常人這裏便窄了○親之尊之其

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朱子小註說得最好陳北溪似太重了○親親行仁脩道之本也尊賢講學脩道之資也○看來尊賢亦只在五達道中朋友內聖人旣於五達道中舉箇親親來說又於其中舉箇朋友來說非是於五倫有所偏重也示人用功之切要處也○從來說親親爲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親爲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脩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天下國家事乃在脩身之後此處方說脩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爲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爲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爲義之實

如何謂尊賢為大。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平空說箇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於君臣為人之大倫。從兄為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親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裏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修道以

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親之

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

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及其親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

天理也故又當知天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

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

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大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

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峯胡氏曰。上文脩道以仁。卽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卽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卽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眾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卽造化而在造化。卽人心而在人心。卽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為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

屬乎行力行求以合乎此也。○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為要。○程氏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以為政言，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脩身。以脩身言，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次第也。以事親言，親親為仁，必曰尊賢為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也。皆費隱兼小大而言。○黃氏洵饒曰：不可以不知人，知人即尊賢。知天格物致知，上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殺中有等，等中有殺。○蒙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絡其意，使學者尋其語緒而味之。自

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未言矣。是所貴於讀書者也。○
存疑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條收拾上文，意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有得於此，雖欲不殺不尊，不可得矣。無得於此，親或混其殺尊，或混其等，欲盡其道，不可得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知所

以知知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體謂以身

體而躬行之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

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

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

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子

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心

○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

其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

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

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

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敘有典與是言

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通考

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

○黃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知仁勇行此五
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三者皆出
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知所以開其途轍勇所以遂
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誠而已矣誠在達德之中附存
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
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知
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
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大意若謂脩身
固在道然其道有五脩道在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
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
之達道即上文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
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脩道者也○智所以知仁所
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註若曰知
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
○問夫婦是人合是天合曰夫婦雖人合然有夫婦而後
有父子則亦天合矣○蒙引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

節者為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為
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
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率性之
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况五品之人倫皆
天性民彝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
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怒其
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
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
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類推此又可見
兩達道之相為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
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
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
樂之情便為達道也故曰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
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

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所該矣。如伯叔為從父，姪為從子，甥為女兄弟之子，壻為翁之半子，祖為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妾則附之妻，師則朋友之交中之最尊者也。○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蓋惟有是智，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是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是勇，故能有以強此理。故曰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智，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

出於人為所就不喚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道之後，非達德之目矣。不可不辨也。○存疑或問脩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畧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周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即五常之知，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知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著。言智仁則包義禮矣。○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

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二之名。蓋以不二為誠。又是一意。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而

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

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

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困知勉

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

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安行為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為仁。主於行。以行處為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為勇。此氣質昏懦之人。昏不能知。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通考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

同者故同道有蚤莫

與早暮同

行道有難易

去聲

然能自強

如不字

息則其至一也

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

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安於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真知道理

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能復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其本然之初矣

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

平及輕聲

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雲峯胡氏曰以

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通考

更氏伯璿曰蓋生知安行則即此而在無所謂入無所謂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即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可由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即此而在者其所入之塗固有遠近之異矣况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而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閒不謂之異可乎附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知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而評斷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問遠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為氣稟所蔽耳存疑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己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

以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工也。知之成功一看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者與安行一般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朱子

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是遠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

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通上文三知為知去

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節齋蔡氏曰三知

下非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主知三行主仁三

知同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

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

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之句便是上文以

分而言之意三近為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

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

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

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亂二反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

徇人欲而忘返懦奴奴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

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朱子曰仁則力行

工夫多知則致知

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

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

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

又以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前章服膺勿失

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為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在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存疑既言三知三行見知仁勇在人有三者之等又說好學近乎知是日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也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也大意若困而知之者視學知已覺費力又或有困心衡

慮而猶未能知者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好學而已好字極重好學者好之不厭學之不已如章末所謂人一已百弗得弗措意思是也如是久之將見知識漸以開明義理漸以昭著愚蒙亦於是而破矣故曰近乎智○夫勉強而行者視利行已覺費力而勉強者又有不能行焉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力行而已力行者刻苦奮厲允蹈實踐也章末人一已百弗篤弗措便是如此則人欲漸以消磨私意漸以刊落故曰近乎仁○夫困知勉行勇也若夫困而不能知勉而不能行勇斯下矣然亦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知恥而已恥者以居人下為恥也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行我何為不能是可恥也知此可恥則必自然自艾鼓懦發憤極力向前知之必明守之必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人矣故曰近乎勇○好學非智然足以破愚則近乎智矣破愚亦未是智方是近乎智智是成德事○無私仁也能忘私則近之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此知者也未及乎此好學亦近之矣餘做此蒙引此學字端指知○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已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

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雲峯胡氏曰黃

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天下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

治天下平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路三近入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以達德言知仁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知之至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勇之至也以其等言生知安行知為主學知利行仁為主困知勉行勇為主皆達德之行也以其近言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恥勇之近乃入德之事附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真個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修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

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治天下國家中要見取人意方得九經中之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卽其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

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倪氏曰經者常也卽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上其地而察

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

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

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此列九經之目也

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

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三山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道之所進莫

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

次之由朝廷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

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

問中庸九經先尊賢

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來。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

彼列也。采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反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通考程氏復心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大學新民自新為先，中庸九經修身為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東陽許氏曰：此第三節存疑，上言修身之事既明，然後

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存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為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此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蒙引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不是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修身之道方日進耳。上文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亦是如此。差之毫釐，則把親親都且空住，待尊賢以講明了方來親親，蓋修身以仁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只是資其講明以輔吾仁而已。○註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游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游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可見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

新安陳氏曰表

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

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不

惑謂不疑於理

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

不眩

音縣謂不迷於

事

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

敬大臣則信任

專而小臣不得以聞

去聲

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

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存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

經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

則德之所施

去聲

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尊賢尤與脩身相開脩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經可

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
資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此一串意
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
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
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餽稟以養之
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
遠人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
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
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
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
無有不愛仰則四隅夷狄異類莫不畏服蒙引註不惑
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
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故曰臨事而不眩也○財用
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正得
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布帛皆財也布
帛有布帛之用耒耜有耒耜之用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

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懷諸侯
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
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
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所謂
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
此畏字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貧上也蓋從德生威○
存疑九經先效而後
事者欲歆動哀公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
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

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井反

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

盛服以肅其外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

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

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言而心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

誠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脩身正心者脩身之先務事親者脩身之大節持敬者脩身之要法體道者脩身之實

事又心以其所主宰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言

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

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當

尊字體字來字子字用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也蓋大

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通考東陽

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

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

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有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牧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也周禮天官官正富而愈力矣

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稱事如周禮稟古老反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稟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齊晉咨其工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籥盛矢器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王于司弓矢及繕人柔讀為芻稟之稟箭幹謂之稟○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稟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攷之而善則上其

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者上時掌反往則為去聲之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人來

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遠四方送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受節送往之事附說約給過所語類作給過所

賜來則豐其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之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

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通考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朝謂諸侯

見形旬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玼至反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通考趙氏惠曰

君自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附存疑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了則從旁支覓箇

人來續他廢國是國邑也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間

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為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掩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自脩身之始推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之自誠之學推之大學自脩身至平天下在先誠其意中庸自脩身至懷諸侯行之一附淺說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故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誠也誠則心無偽妄事皆真實言脩身則實能脩身言尊賢則實能尊賢言親親則實能親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

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病也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朱子曰

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困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

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淺說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蒙引凡事之事加一几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

中庸大全章句
三十一
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見之於施為者為事。道字包得甚廣。不但包上面達道達德九經之三者而已。凡獲上順親之類何者不圍於是道之中。註曰之屬者。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推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明善節節都要豫立乎誠也。○存疑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行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管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矣。誤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

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

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

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新安陳氏且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

天命之本然

此又推本從天命謂性之源頭處來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凡問

專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踏不困不疾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

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卽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雲峯胡氏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

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卽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卽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先也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貽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先立其誠也推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之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卽格物致知誠身卽意誠心正身修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

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董氏彝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節日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附蒙引對哀公而言不欲明斥人君故只借在下位者推論以警饒之蓋其理則一也○存疑所謂誠身亦即上文脩身說先立乎誠又歸於誠身者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知仁勇也○淺說又以在下位者而推言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於立誠以獲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信友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立誠以順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而欲順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立誠以脩身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乎立誠以明善不明乎善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胡可得哉此可見君子於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存疑在下位條章句云此復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上就言前定四句言固見凡事之當素定矣更以在下位者言欲治民必先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親欲悅親必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凡事之當素定也此只是推明箇當素定意思以見上文所以行之者一處之當素定爾故章句只云推言素定之意不言先立乎誠亦可見上文只是說事豫之意不可拽誠字來說○此節雖就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然自治民說誠身實豫之本旨也蓋上文自達道達德至九經兩度說誠凡事豫則立又是通承上兩起說來言誠之當豫究其實則誠身是也故復自在下位者之治民推及於此以見誠固當先立然欲先立乎誠要不外乎誠身也明善雖為

誠身之豫亦不過為誠身而設爾下文擇善固執許多說話不出二者之外乃素定之工夫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

然也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

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

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

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未

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

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

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

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

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真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子於人而人受之以爲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卽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

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衆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

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
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
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
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
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
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爲知固執爲仁又依舊先知
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
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
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
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
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附存疑自
凡事豫以下是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末是言素
定之事○上自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推本於誠身則誠之
當先立也其意亦既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
身之兩言矣此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並詳立
誠之事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

之言也○此箇誠字即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
以三達德五達道爲主意如聖人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
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
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即學知困知也困執即利行勉
行也○淺說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
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是誠者乃天
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
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
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是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
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從
容自然而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聖人本
無不誠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
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
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知如字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

非學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

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

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

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峯饒

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

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

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

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

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

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

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新之

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

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

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通

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

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

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

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

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

中庸大全章句下

執而為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到
下條也○淺說然是誠之之事其日有五而誠之之人其
等有二以學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
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求
師友之益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
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明而辨之以極其當既辨矣然
後可以見於行必篤而行之使凡學問思
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焉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
為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平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

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是因上兩

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
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
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
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
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
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
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
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
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
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因蒙引或說
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
在所比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日一日十便是經用上
夫者矣○存疑不及三近者好學力行知恥亦不外學問

思辨篤行人一已百之功也○淺說以困知勉行者言之
有弗學則已學之弗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
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五者之功在學
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已則倍其功於百焉在學知利行者
以十能之已則倍其功於千焉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契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不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 呂氏曰

君子所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

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

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

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

其同而變其異也夫扶音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莽莫古莫後二反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為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

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新安陳氏曰成

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胡氏曰前日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之日以擇善言學問思辨學知所以為知以固執言篤行之利行所以為仁以愚柔擇執言弗措已而已于困知勉行所以為勇此當一部大學。○朱氏公遷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蒙引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

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淺說夫學問思辨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則利行勉行者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雖愚也必變而為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况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為強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况未至於柔者乎明即智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也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欲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為政之本乎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

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陳氏曰此說孔

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

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或正此意也

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

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辯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為兼則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閒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天地閒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於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是大

修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卽一物言之亦鬼神爲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謂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總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爲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間道之體用特聖

賢於中庸言之耳豈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章所兼有者不過亦是天地間之道亦在無所不包之中况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一書求之而不知其爲包涵天地間無窮之理乎蒙引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大小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存疑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爲一節是說修身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爲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爲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

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身以仁推而至
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
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
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象引哀公問政意
止在正人孔子之答則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
重在所以能正人者

實此篇之樞紐

反女九也

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

○格庵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
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
許多事未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
分說天道人道極爲詳悉道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
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
也言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天
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
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

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
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
之至也大舜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
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
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
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
也脩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
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
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
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二十一
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
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
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
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
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黃四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貫命性道教

中和費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

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

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

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

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

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

武之政云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

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

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

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

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

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

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

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

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

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

中庸大章句下

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閒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夫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卽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爲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爲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

文數節所謂一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臣凡有爲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爲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

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天道也

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

道也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

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已之學習○

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附蒙引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

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誠

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

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

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

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

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

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

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

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

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

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

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

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

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

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

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

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

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

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

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

此則字意慢○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

者名之也稍緩○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全其天命之性

故曰所性而有教即首章之教惟賢人由脩道之教而

入故曰由教而入○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中庸大全章句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

道而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

章之意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

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

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末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

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

天道則專為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為聖人與大賢

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

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

先知後行而知為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

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曰誠之行事

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曰思誠○東

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

首兩誠字以理言○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三支其

下十二章為節解○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

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

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

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

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也。者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

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

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

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

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

上聲之無不嘗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

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燬。物。而。費。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

中庸大章句下

聖

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己之性，可以兼知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

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盡人之性云云。此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則各有限制，其所以然。○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蒙引：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存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語類：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中庸大全卷下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閒見迭出潛室陳

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通考更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

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

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

其所以然者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

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甸之

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

七到

其極也

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

致各是各要造極通考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曲無不致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

則德無不實

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

貫通乎全體矣

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

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陷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

四

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峯胡氏曰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

中庸大章章句下

其

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白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附蒙引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乎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謂就能化上見

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可謂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至誠不異於聖人也○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淺說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乎而自不能已者也○語類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

道也○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之意此入德之事

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己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妖亦作祆孽魚列反說文作蠶云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通考趙氏

惠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疏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著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筮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筮音臆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筮氏掌共樵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樵遂歛其煖契以授卜師楊火以作龜致其墨樵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焯亦謂之楚焯楚荆筮之類也煖讀如戈鐔之鐔卜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

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

益凡此皆理之先見形旬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

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神謂鬼神

與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

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

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

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

著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

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禎祥者與之幾

妖孽者亡之幾著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

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

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

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

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

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

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

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

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

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

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上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誠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易曰知幾其神家引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大批聖人胸中全無一物芥蒂全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禍

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觸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也○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足各二為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間皆可驗人之吉凶○註謂私偽不留於心足矣乃兼目言者蓋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目與心最相為用者也○福之兆禍之萌一曰兆一曰萌亦互文也○吳說以禎祥祆孽皆見於著龜四體按章句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著龜四體說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著龜四體之外無禍福之兆也耶○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麟鳳瑞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故為禎○祥祥瑞也然祥與瑞義不同瑞信也符瑞也祥便是箇瑞如所謂禎符○孔疏曰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

福不善
即是禍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

也○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

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以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

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有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

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爲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卽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况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通考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成有虛僞參其閒便被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

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爲己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己卽是爲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卽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旣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更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誠自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設則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分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皆是故為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為能故以心為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為性而言人之所以為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為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眾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眾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為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為理故如此疑耳雙峯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不違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淺說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己也誠者非自成己一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存

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

之理既盡漸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故人之

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

無不行矣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

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
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
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
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
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
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
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
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
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
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
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
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
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
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

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
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他看覺得前後文意相
應○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
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
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
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
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
花亦盡就一花藻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
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
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
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
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
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
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通考黃氏洵饒曰
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天理流行誠之為貴人道自盡天
下之物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轉說有

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即而道自道○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人言○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吳氏程日章句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率性之道也○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
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蒙引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

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一句○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此實理兼實心實理○淺說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為貴也○存疑誠之工夫哀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

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反形旬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

宜也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自成物

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

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

有此意須知仁其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峯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

成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己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

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

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用二者互為體用愈

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

之中○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

日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

分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

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釋此章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己也此為己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己故曰自

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行於己故曰自道言皆白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幹是乃事物之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一虛偽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爲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已而已也既自成已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成已所以爲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爲知而用以行成已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己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已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由成己之仁發爲成物之知則知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條目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誠者自成是理

之自然未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處陳氏實此者也實有諸己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達誠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也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亦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爲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天道之意而誤爾○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自己成就也仁智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時措之宜卽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總仁智言○程氏復心曰成己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爲仁智者誠也○莆田王氏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己而已也又所以成物也故章句以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以釋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復爲仁以成已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德也指誠之成已成物故章句言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指仁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措之宜也言誠一也

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之則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嚴又如此。○黃氏洵饒曰：故時即時中措之宜。聖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己指實理。○蒙引成己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至此則與聖人天道一矣。○存疑成己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按仁者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心之全具於內也。知者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心之發於外也。雖有內外之異。總是一箇心也。但有所存所發之異。爾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正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箇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蒙引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仁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智非我性之所有。容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己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存疑仁智既得於己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蒙引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其曰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為並舉。體用意耳。非以智在外也。自內而發於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德矣。○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讀住。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更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

去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聲斷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真實

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峯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通考史氏伯璿曰論語

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也附淺說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天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間之而自無息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

知盈反

驗於外也

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

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附淺說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蒙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

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

說入裏面來存諸中者既久接上文久則驗於外者益悠

遠而無窮矣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

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較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迎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迎者便

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

執勢絕皆是惟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

高大而光明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

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

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

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附淺說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

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洽

乎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

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存疑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章句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
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
當時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
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
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此所以說悠遠則博
厚○廣博是橫說深厚是直說○蒙引博在先厚次之蓋
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
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
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深厚可
知○存疑 卑句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
誠德澤及人之遠人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
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
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
思○蒙引高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惟高則
明卑則不明矣○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

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
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
一博厚以載之
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

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
悠是久於外○潛室陳氏

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
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本以悠遠

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問以存
諸中者

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
厚高明之後如何采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
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
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

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爲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指之日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爲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徵則悠遠以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爲無以異則

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是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卽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卽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日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爲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况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爲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子之精密○黃氏洵饒曰徵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是博厚乃

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指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徵則悠遠以下以為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為無以異則

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是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日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為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况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為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子之精密○黃氏洵饒曰徵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是博厚乃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

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

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爲一般無爲而成有所爲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爲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峯饒氏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爲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

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爲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淺說其功用之盛有以配乎天地如此夫豈假於強爲哉見其悠久之積而爲博厚也則物皆自章不待見之而後章也博厚之發而爲高明也則物皆自變不待動之而後變也博厚高明而悠久焉則物皆自成不待有所作爲而後成也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

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雖有日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為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為民之制有大樂以為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無為之為也○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不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蒙引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反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

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

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通者黃氏洵饒曰不貳即一理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說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

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存疑。天地之道。一條。過文當云。至誠之功。業有同於天地。如此。天地之功。業何如。遂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云云。○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同於天地。此又即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以明之。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誠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也。故章句曰。此以下。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此至誠云云。純指聖人言。末節章句云。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是純指聖人言。但

本文則天道與聖人並言。意則專為聖人。章句主於意言也。○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鼃鼃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

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

云也。淺說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殆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蒙引此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成。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道之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安。得下兼內外。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私列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元鼃湯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如玉振卷

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而後大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

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閒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考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

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

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

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蒙引寶藏與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鉄。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龜鼈之類。為盡山水之利。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

中庸大章句下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不息便是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

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

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

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雲峯

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二

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

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

所以為天也○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

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

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

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

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

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

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

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

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諡來詠狀乃

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

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撥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

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

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
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群
聖人也○蒙引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
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不同○註不
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
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註引此以明至
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
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
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

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存疑章句言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此。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

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八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

峯之所言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為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為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為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為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

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辯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為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為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於第三十二章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附蒙引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爾若以為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

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蒙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物兼動植○凡此道理雖若泛然無與於人事者不知其實皆在學者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道

化相符合如所謂與天地相似者故曰疑道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裕庵趙氏曰經禮如

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

間

去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

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

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被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于天。其大無外。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道之功。威儀三千。卑不可抗。至道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蒙引。夫人特天地中之一物。而其體之至微。乃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萬物。其理之細微。可勝言哉。此所以為至小而無內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蒙引。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朱子曰。發育峻極三

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疑此道而行之。疑字最緊。若不能疑。更沒些子。屢自家須是疑。方得又曰。道非德不疑。故下文遂言脩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疑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

上聲

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

也溫猶燂溫之溫

火熟物曰燂似廉似林二切

謂故學之矣復

扶又時反

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

大端也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

尚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于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黃氏曰存

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通考不以一

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以下節解

致廣大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極高明

涵泳乎其所

已知

溫故

敦篤乎其所已能

敦厚

此皆存心之屬也

朱子曰致廣大謂心

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汗矣○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

盡精微

處上聲

事則不使有

過不及之謬

道中

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新知

節文則日謹

其所未謹

崇禮

此皆致知之屬也

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

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以學禮

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

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曰尊德性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渾淪

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亦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

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温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温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

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卽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爲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卽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卽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末於

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爲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爲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故穀不至散失。母爲雀鼠所耗。母爲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日知所未知。日謹所未謹。日不使日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日不使有差謬。日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穫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爲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

中庸大全章句
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
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
是所已能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
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
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
○又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
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
章句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
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
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
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
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
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
皆重下股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段則
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
也謂此章中庸為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

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
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
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
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
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
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
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
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
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眾理之
體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
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
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
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
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
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

中行大全卷之二
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
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峯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
互有先後爲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爲訓強說先仁後知之
序陳氏併不達雙峯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交互爲說行
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
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
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
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
已知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
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知則能是心所得非求知能之
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爲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
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知者敦之
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空矣觀其釋道中庸爲
處事崇禮爲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
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
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

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
○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
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
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
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
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
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
之序不同○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
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
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
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
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紹曰
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
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
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體之
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附蒙引問學者格致誠正

中庸大全卷下
之事。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學只是效
須是問。人心本廓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卽障隔而窄
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爲外面物欲所動。則
爲他累得卑汗昏濁了。故屬之高明。致廣大橫說極高明
直說私意輕私欲重。蓋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
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
於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
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故是人心之良知。是
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爲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
者。或曰。旣以故爲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
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
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爲之間。是亦所謂
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
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旣曰。故學
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
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

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其所已知。此
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存疑。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
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爲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
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膜之外。便爲胡越。則
狹小之極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則廣大之極者。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
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
纔被私欲壓了頭。便卑汗了。不爲私欲所累。便高明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敦厚而不崇。禮則細
行不謹。終累大德。踐履疎畧。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性之
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大傳曰。禮卑。此曰崇
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曰卑。合零碎上積起。則曰崇。故曰。循
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廣卽崇也。尊德性是本領工夫。
道問學不過是理會尊德性裏面事。尊德性極重。道問學
對不過且如道體之細。亦不出乎道體之大外。則極道體
之細工夫。豈出極道體之大底工夫之外乎。語類溫故

而知新。温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温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者本自厚。就十更加增。蓋底功。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上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朱子曰。居上不驕。至

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肯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

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通考。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明白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更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設。何為而又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為但證隱居默容。誤矣。况烝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甫乃

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附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處尚多也。聖賢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顧麟士曰。詩集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

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更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敦化處發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直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

大德為萬殊之本以為言隱可也。小德為全體之分亦以為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即萬物統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即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者即萬物統體處與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即費也。川流敦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即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即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為隱小德不為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而可乎。蓋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即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然人性即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敦化之意。固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即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

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為易見。○朱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疑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

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如也。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

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歎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

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通考。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為當聽上之所為。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附存疑。愚而好自用。無德也。賤而好自專。無位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無時也。自專及反古之道。皆為下而倍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

度品制。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文書名。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

中庸卷之九

字。下字。與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卽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大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惠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日字。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茲也。○蒙引。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爲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爲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

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爲驗也。次序之體。卽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証上文之意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

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宋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

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交度字如何該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宋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
雙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

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
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
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
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
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
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
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
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
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
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
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
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
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宋皆足徵
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

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按
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
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
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通考此兩節分應首節
三意。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
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斟酌
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
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
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顧麟士曰
三言之曰禮度文兩言之曰禮樂一言之曰禮其實亦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蒙引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文獻不足

徵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前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蒙引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

中庸九章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

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起不易吾言者也宋子曰此

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

是以隱顯對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日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証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附蒙引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

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本諸身微諸庶民此
本字微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來
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
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
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
其又有時位也。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
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顧麟士曰
六事如此也是故君子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末節引詩
總結之微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
得與動而處一樣朱子說功用宏大悠遠最是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
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
之義。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
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通考

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
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
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
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
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
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
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
蓋本諸身而未微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
志與否也微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亦豈足為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不謬然後身所
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
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
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道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
言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存疑知天知
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
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然

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勿泥其辭。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淺說既曰。本諸身則知該知天知人之意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三山潘氏

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爲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

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爲天下道。三句意蚤

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振驚二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射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証上文而結之此合閒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更氏伯璿曰竊意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爲猶遠也陳氏以蚤有譽爲始爲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爲無蚤有譽之理。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爲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下道

後說是故君子動而云云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謬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爲世法言爲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爲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爲下不倍者也愚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三章李氏斯言亦不爲無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

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爲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爲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宋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章爲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

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

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所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內粗底道理爲末爲外。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

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
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
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
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
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峯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
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通考韓氏古遺曰仲尼祖
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
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
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
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
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黃氏洵
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
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
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
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

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無
非法法無非道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守其法道在其中
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道
是法其自然之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該本末
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言道則法在其中言法則道在其
中此下標註之意尤詳。黃氏四如曰聖聖相傳者道自
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德
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
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
時律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
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
矣。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
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史氏伯璿曰或
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
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
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

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未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附淺說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謹烈啓後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

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蒙引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未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

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淺說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

沉。此言聖人之德。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

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通考黃氏四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淺說。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

中庸大全卷之二
大也。○蒙引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衆善悉備，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鄭註曰：幬亦覆也，或作燾。○顧麟士曰：章句言聖人之德是透照下大德小德兩德字。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音佩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

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

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書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所以不害不悖。

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

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

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

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

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形句上文取辟之意也。朱子曰：大

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德小底出來。○雲

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
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
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
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而行而粲然者已包
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
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
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
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
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
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
地所以為大矣子其即太極矣乎通考黃氏洵饒曰二十
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
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
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
中庸卜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
夫子之一小德二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

一大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
極也○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
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是夫子得是道之體如
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
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下一截是贊夫
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一句總
結上文○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
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
此其經又以四時此其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
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附淺說然天地之道果何
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且性命
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其道並行於天地之
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不害不悖
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分布散殊而各
一其性是其小德之川流也此其所以不害不悖焉其所

中庸大全卷之
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於穆不已。是其大德之敦化也。此其所以並育並行焉。天地之道如此。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何以異於是哉。○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言。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也。○蒙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間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獺之毆魚。鷙之毆雀。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固不以此而遏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尅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

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及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

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顧麟士曰。章句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於其間三字妙。故曰主天地不主萬物。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

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群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為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自為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字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

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采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

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雙峯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

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黃氏洵饒曰
聰明睿智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
柔以下是節解附蒙引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
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存疑通書云
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
通睿義可得矣○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
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蒙引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
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
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
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
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
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
莊亦謂心之端嚴中正則又益細微矣理深於文密深於
理察又深於密也○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
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
外處○存疑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中正亦就心上
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亦至純粹也○一不
獨立三則為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
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
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央是非於疑
似別可否於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朱子曰泉便有

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
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

溥博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附蒙引
溥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

為周遍也。博廣濶之義。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是為廣濶也。凡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言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是解泉字。存疑。博博淵泉。或問曰。以性言。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此博博之說也。章句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說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兩句更無長說。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教思無窮。保民無疆。以至於以大事小。樂天者仁之容也。時乎執也。而義之德出焉。凡其去奸革弊。誅暴鋤亂。不避親賞。不避讐者。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恭己正南面。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智之德出焉。如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之利病。閭閻之幽隱。無不知不審者。知之別也。蒙引博博淵泉四字。却有大

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然不相干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見形句反。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

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充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存疑。溥博如天。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溥博淵泉云云。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馮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

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說。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

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附淺說。又以其莫不敬信說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說。是以聲名云云。霜露所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象引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說。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

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

德即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
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
為費○朱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博如
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
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
蓋理之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其類

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

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

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朱子曰經綸是

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
之道○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
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
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
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
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
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
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
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
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
是比而合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
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
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

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言此
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
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又曰無所
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其於所性

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

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

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北溪陳氏曰知字不
可以聞見之知論如

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
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通考黃氏
洵饒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性盡其
當然之實謂建其有極立之即致中
此皆至誠無妄自

然之功用夫

音扶

豈有所倚著

直畧反

於物而後能哉

問夫焉
有所倚

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
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為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
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
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知得
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
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
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
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知裏
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
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
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
○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
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峯胡氏曰首
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
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

中庸大全卷下
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閒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一。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至。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誠。經。綸。言。至。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徵。則。悠。遠。以。下。指。其。驗。於。天。下。之。氣。象。功。効。而。言。也。無。息。則。與。天。地。相。配。贊。化。則。與。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合。無。息。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蒙。引。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也。○存。疑。經。理。其。緒。而。

分之也。如今經布。綸比其類而合之也。如今織布。○天下之大經。本自經綸。為人不能盡其道。則其經亂而不整。其綸散而不相屬。○蒙引。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知化育。內含有廣大意。天地之化育。至廣大。能知之。則己之道亦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蒙引。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就者。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憑藉。非天然自能也。○淺說。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動靜語默。建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者也。非但知之之明而已。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思勉。

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行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要之則至誠二字盡之矣。至誠之所以為至誠者如此。○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為功用者不同。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閒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

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潛室陳氏曰：如天如

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博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眾人見聖人之溥

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博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口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眾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之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附淺說即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理空涵，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大虛，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即淵即天也。即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

苟不問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此云苟不問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通考朱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淺說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惟聖人耳，苟非有聰明聖智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

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顧麟士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底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口氣。○蒙引：此聖字，卽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註：惟聖人能知聖人，分明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存疑：苟不固聰明聖智，言聖人不說安行者，主於達天德，所重在知也。天德總是天下至誠觀天德，誠便可見，但此上未便可說是知至誠之道。此尚是總舉聖人之尊稱，下文孰能知，方可說至誠之道。○淺說：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蒙引：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溥博淵泉，也不必強以經綸爲肫肫其仁，亦爲大德也。恐以大槩而言，如爲下不倍，章有曰：雖有其位云。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

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

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

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朱

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

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

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淪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隱。○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入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

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疑此至道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即達德至德之德但諸章論達德至德處特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即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乎人之疑則體用猶二也此則道之已行已疑於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誠之至也德爲聖之至則知行兩盡而德外無道矣道爲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爲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略也其詳於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爲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爲發明中庸何也曰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爲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爲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

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况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爲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爲以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爲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天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行之材料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

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
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
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
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
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後二十章所以
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
言於章中其意尤爲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
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
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二十七
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無外小無
間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
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爲學者脩德
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仁
所以爲知行之體者問學即知行所以爲知仁之用
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
二章反覆乎不驕不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

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祖述章取
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
至誠不能爲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
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
○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賢
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達
德與費隱爲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
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
隱之旨則已於前二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
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
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
就達德費隱上言者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
不陷於老莊之窳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
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
實者上見而聖賢之品級明矣○中間三大節前二
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爲

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用之意爲詳其說聖
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爲學者立本致用之
準的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
爲詳而於聖人之事爲畧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
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
無以爲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
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爲詳而於
下學之事爲畧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
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者之致用有難易深
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
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
孝誠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所謂以
爲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
入德之工夫也何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
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
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

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
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
致用之效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其餘說天道處
則皆全是聖人之功用亦皆所謂以爲學者致用之
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
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爲易見前二節唯主於立
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擇中庸言仁
守中庸而又言勇強中庸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
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之盡言
仁仁之至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聖人雖未
嘗無勇然不賴勇而裕如也其論費隱大小處則以
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卽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爲
學者期之也所謂於入德之工夫爲詳於聖人之事
爲畧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
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見聖
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

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卽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謂於成德之效驗爲詳於下學之事爲畧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爲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爲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爲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以先知後仁爲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爲序其亦誤矣唯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爲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

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卽中庸之用隱卽中庸之體也中庸卽知所知仁所行勇所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爲二終乃與之爲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卽體之隱者乎三達德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卽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衣去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之始

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

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

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

心之始務由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

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通考黃氏

淘饒曰極指無聲無臭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娶衣娶絀

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尚

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

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

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步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

是以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

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

衣錦而加絀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絀者不求知

於外古之學者見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

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

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綱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之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綱。闡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遠之近

見形句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本起語而又知此

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己對

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

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訓曰。章則暴謂昭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也。微之顯。此自心言。○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故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

中庸大全章句下

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
理者。此君子爲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
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
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
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卽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
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澈如此。學者不可不
細玩。通考涂氏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
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
知此心之顯微。而慎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
與鬼神造化相爲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氏潛齋曰：
微卽潛伏。顯卽孔昭。風卽敬信之效。自卽不動。不言。底附
蒙引。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着。錦可也。曰：詩傳下箇
交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踈
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日章之實。實是
實迹。實事之實。非謂裏面本實也。○但立心爲己者。外面
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簡。不見有許多皎

潔光彩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也。不厭而
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
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此總是形容君子闇
然日章之意。○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
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
則不可。○有爲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之由。得用
功之要也。○存疑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
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
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於人。○蒙引云：自而後
近。不可用。蓋近中已有自也。○可與入德。可與方。預言之
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
未謹也。○蒙引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卽於此所謂近所
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
卽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可與人
德矣。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爲己。其本也。知所謹
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之一半。心

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三

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

知也已之志向已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顧麟士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蒙引斷作已能如此者言不主方做謹獨工夫言故不肯三山之說而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之然究亦似兩存而無害○亦孔之昭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謹獨意當補入孔昭內反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子曰古

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纔

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

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

人也附蒙引語錄所謂到者目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

牖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牖之光

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矣

承上文又言君子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

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言其效朱子曰潛雖伏矣

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抑詩

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

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

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

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

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

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

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

峯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

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

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

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

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

戒慎乎其有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

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

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

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

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

為己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

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

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按此發得已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為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中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能不愧於此即戒懼不貳不聞之謂也。附存疑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略與首章戒懼微不同。蒙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先謹獨後戒懼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疎密則先

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一節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

威畏也鈇莖音剉斫刀也鉞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

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本也。附蒙引詩經無言靡爭俱是肅敬齊一之意按中庸做兩意說故

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喧謹失禮者也詩經無言靡爭通衆人言○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不顯說見形句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

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真幽承上文言天子有

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

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為一義與前章不同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

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則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

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始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卽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爲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闡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卽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致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句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

昭之詩爲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爲己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爲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爲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爲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爲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爲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峯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考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爲工夫疎

密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兩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知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以德疎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豈不顯惟德功效○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存疑君子為己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己所不見之時則持教工夫真無一時閒斷矣逮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而自存清明在躬脩身道立誠於此動於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蓋其德之深而其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一於恭敬而天下

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其惟人所不見者敬於方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靜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為己之心推之也○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顯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間而人尚測度得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

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出西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

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

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悉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

詩輶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

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八引詩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

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

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

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

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

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就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

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

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

錦尚綱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

故曰闔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

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

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

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

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

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

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

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
也。○雙峯饒氏曰：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
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
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峯胡
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
之言恐學者驚於高遠引尚綱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
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
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
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
之語而又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
然後爲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
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
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濶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

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
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
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
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
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
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
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
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
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
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通考東
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
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
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
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
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也又曰詩中言天之道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更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為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常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誤乎○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兼入德成德功夫效驗而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歛費而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為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附蒙引翰輕也本文云人亦有言德翰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克舉之言德雖若易舉而民鮮克舉亦猶中庸易而難之意此翰字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

細微之意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扶

反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

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覆丁寧示人之

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

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

中庸卷下

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之妙不可究詰
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
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
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
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
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
如之歎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
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
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
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
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
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
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通考
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為一支首章之畧散
為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畧○此無節解之
一支○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末章之

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史氏伯璿曰右一章是為第五節

中庸大全章句下

日本書紀
卷之六

文化丙子

